



石川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

□ 12
3197
10



門口 13
號 3197
10

左傳輯釋卷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安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註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

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註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王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

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註

鄭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

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註

阮元云石經以下皆作壬夫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

王音而林及顏氏匡謬正俗作王夫以王為後儒所改非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註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註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註

冬者十月

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購求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杜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非宋地追書也

杜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

杜登成也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謂之宋志

杜稱宋亦以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

杜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

安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阮元云河東有垣縣無東垣縣周禮注說文及此杜注皆衍東字

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杜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

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杜荀偃不書

敗其徒兵於

洧上

杜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郛以待晉師

杜於是孟獻子自

杜齊魯曹

晉師自鄭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杜於是孟獻子自

杜齊魯曹

晉師自鄭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杜齊魯曹

晉師自鄭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杜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

鄭子然侵宋取

犬丘

杜譙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杜邾宣公

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杜小事

大國聘焉

杜大字

以繼好結信

杜衡案周禮大行人注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杜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無傳五月

鄭師伐宋

杜書伐

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杜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齊

叔孫豹如宋

杜豹於此始自

冬仲

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註杜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註杜城以盡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

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註杜夙沙衛齊寺人齊靈公之為靈也註杜謚法亂而不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註杜損曰靈言謚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註杜楨梓以自為櫬與頌琴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註杜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註杜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註杜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註杜襄公適母故

之祖母也詩祖妣謂祖父與祖母也此引單指祖母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孫

之罪在虧祖母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衛索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

事穆姜之禮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凡烝界祖妣以洽百

種之禮今奪姑材以為婦棺是陷齊姜於非禮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祖考

妣謂母高祖父母以下總括在中禘禘則并指始祖以下不獨謂祖父母也生稱父

母死稱考妣禮有明文穆姜未死而履軒以妣為穆姜是以死母之稱施之生祖母

也況所引豐年祀先祖之詩可以證不敬生祖母之罪乎古人雖不拘必無此事矣

履軒師心自用其武斷妄論往往如是甚焉至談左傳為憤憤今皆舍而不論焉

詩曰為酒為醴烝界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註杜詩周頌烝進也

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註杜宗婦同姓大

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註杜夫之婦婦人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註杜為六年滅萊

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註杜欲辟楚役以公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矢於其目註杜謂鄆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註杜言楚子任此

蓋在註安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傳遜云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

非楚子任患之謂衡案此二句承上起下為鄭伯自任則文意乃汎且若傳說不

補報德楚恩等字不通楚子任鄭患鄭息肩於晉任與息肩相應益切杜注是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註杜言盟誓安註安釋文棄力服本作棄攻

及陳表僑盟

杜諸侯既盟，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

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秋公至自會

杜無傳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杜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

杜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

顧炎武云：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

皇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茲不遠，馬宗璉云：劉昭吳郡補注云：丹陽縣之

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

山，連互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衡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使鄧廖

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正義賈逵云：組

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

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被練以練為

甲裏，惠棟云：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家廢則甲不組，滕逸周書曰：年

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曰：纓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凶歲不組，滕所以

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窻也。空窻則堅，窻滿則固。帛粗故

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培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

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如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窻也。今滿窻矣，

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窻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

氏之說，蓋本於此。衡案帛粗，滿窻之餘，被子扎上，故謂之被練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護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

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

不如所亡。杜當時君子安正義楚人以君子之言答賈子重，楚人以此答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杜公即位而

朝，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杜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

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杜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密邇仇讐。杜仇讐謂齊。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傳言獻子

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杜鄭服在。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杜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

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杜與士匄盟。彤，水名。邾奚請

左傳卷之十四

老杜註晉侯問嗣焉杜註稱解孤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杜註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舌赤佐之杜註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杜註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其祁奚之謂矣解孤得舉杜註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杜註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杜註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杜註晉侯使荀會逆吳

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杜註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

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杜註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杜註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註

僕杜註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杜註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杜註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杜註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杜註

君令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義也章說頗勝於杜衡案此句魏絳自陳已所宜守之職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

敬又云執事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杜注是也事本或作士非

也

有杜註安章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惠棟云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

違杜註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杜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安衡案揚干亂行是不順不順則不武君師不武謂揚干不戮揚干是

懼死犯法懼死犯法則不敬執事不敬魏絳自謂也無所逃罪者言死及揚干則已罪益重無所逃避故戮其僕也

不能致訓至於用

鉞

杜用鉞斬揚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杜言不致不從戮請歸

死於司寇

杜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安傳遜云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杜說鑿

公既而出曰寡

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杜聽絳死為重過

敢以為請

杜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杜群臣

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安韋昭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衡案與及也言從役及之後晉侯即行此事故云群臣旅會又讀與為施與故云特為設禮食既失禮意又乖事情皆非也

富為侯奄

杜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

杜魏士

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杜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

夏叔孫豹

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杜成公妾襄公母妣紀姓

葬陳成公

杜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無傳定姒也赴同祔姑及吳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杜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鄆陽縣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杜知時未可爭

今我易之難哉

杜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

將伐陳聞喪乃止

杜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杜不聽命

臧武仲聞之

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

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杜為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

之聘也

杜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
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正義劉焯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今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

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
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過渠
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祭云劉說
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王歌文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過是二渠是三此雖未見所據要為近之

王之三又不拜

杜王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

歌鹿鳴之三三拜

杜雅小

之首鹿鳴四

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

杜使行人通

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杜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

杜元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杜及與也文王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卿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秦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

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公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大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杜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不取及其有嘉

實叔孫奉君命而來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杜詩言使臣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杜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

此四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杜問善

咨親為詢杜親問

於善人也故下親禮事難上皆無於字而此獨有焉杜不知

咨禮為度

杜宜問禮

咨事為諏

杜問政

咨難為謀

杜問難

獲五善敢不重拜

杜五善為詒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

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杜謂如季孫所議則

不終君也

杜慢其母是

左傳

卷之十四

八

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杜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

圃東門之外

杜蒲圃場圃名李文子樹檟欲自為觀

匠慶請木

杜為定奴作觀

季孫曰畧

杜不以道取為畧

安

陸祭云真德秀曰季孫意在少抑妾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略者猶言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檟而季孫不之禁

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人畧賣人為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例亦云略者議從略賤彼與此注不同衡案真云略猶言從簡是也其言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檟則失之季孫只言宜從簡畧不與觀木使匠慶自擇之匠慶以季孫命已擇之欲得良材故不伐他木而用其木季孫自知其過故不禁焉至以評相乖其謬不須辨矣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杜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

姜所擇檟以葬齊姜今又欲不備更如之華故云多行無禮也

冬公如晉聽政

杜受貢賦多

晉侯享公公請

屬郟

杜郟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嶺史之比使助魯出

晉侯不許孟

杜晉官徵發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通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杜晉官徵發

命郟無賦於司馬

杜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闕而為罪

杜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杜借助以

晉侯許

之

杜為明年叔孫豹郟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杜

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

孟樂如晉

杜無終山我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

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困夏民以代夏政

對曰昔有夏之方

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杜怪其言不

杜禹孫大康淫放失

恃其射也

杜羿善射

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于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為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嚳時有羿

正義賈逵云羿之先

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

衡案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拘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為正說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注杜淫放棄武羅伯因熊鬣危圉注杜四子皆羿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注杜寒國北海平壽縣東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注杜夷信而使之以為

已相浞行媚于內注杜內官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注杜欺罔而虞

羿于田注杜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注杜樹立外內咸服注杜

其子注杜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注杜殺之於靡奔有鬲

氏注杜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陸榮云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顧炎武云此文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謬也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伯靡出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案

如絳意在諷晉侯好田故詳於羿而畧於相靡奔有鬲氏蓋在滅斟灌斟尋之前而

於文不得不然非謂羿死靡即奔也三家所澆因羿室注杜就其生澆及

見皆是而不知求之文未免隔靴搔痒焉爾注杜澆因羿室注杜就其

與耳通今傳作澆者教澆注杜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注杜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

過處澆于戈注杜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注杜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注杜燼遺注杜以滅浞而立少康注杜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

澆于戈注杜后杼少注杜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注杜澆因羿室故不

顧炎武云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衡

案處澆於過故哀元年稱有過澆浞處窮未必以澆處過改稱有過矣浞性詐偽因

羿室不改羿號皆所以收羿臣之心也浞不好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浞不德於民使

澆滅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燼以滅浞時晉侯欲伐戎故因羿事以及浞規用師不可

不澆注杜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注杜辛甲周武王大

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箴安馬宗璉云劉向列錄云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辭戒王過註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

於虞人之箴註杜

虞人掌田獵註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註杜芒芒遠貌畫分也註經啓九道註杜啓開九州

道註安衡案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眾道猶經川總眾水故曰經啟九道

處德用不擾註杜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國恤而思其虺牡註杜言但念獵武不可重註杜重猶數也註安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陸祭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衡案陸說即服義晉侯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杜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為數非

用不恢于夏家註杜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註杜及后註安衡案魏絳以引夏訓及虞箴以論其可與和而不奇與戰因以諷游田不可盤古人之言表裏俱到如此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賈貨易土註杜荐聚也易猶輕也註安正義服虔云荐草也

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祭云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衡案荐薦同陸又引顏注荐雲也非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殫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註杜犇懼狎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四也註杜頓壞也

鑿于后羿而用德度註杜以右羿為鑿戎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註杜臧武仲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於狐駘註杜臧紇武仲也

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山註安正義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惠棟云禮記作臺駘淮南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

相以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合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馬宗璉云淮南墜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璉案酈元注姑蔑城在卞縣南是魯卞縣為邾魯

接壤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即魯沂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東目駘證狐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壤惠說不如杜注之確衡案正義云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邾在魯東南與番縣接壤東南又有目台山台駘聲同故杜疑其為狐駘狐駘檀弓作臺駘故惠馬引淮南墜形訓以為即臺駘術惠又云篆文臺壺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是以傳作狐駘為誤矣馬則據水經注以姑蔑為邾地云姑蔑在卞縣南目台山卞縣北山是為邾魯接壤之地今案傳作狐駘正字也戴

記原本蓋作壺駘同音假借字後以形似訛為臺字耳與淮南臺駘術不相涉下魯國北邑與齊堂阜相接文十五年齊人教孟氏飾公孫敖棺真諸堂阜十人以告是也齊在魯北邾在魯南安得與邾接壤哉隱二年與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有姑城邾以為邾地誤耳馬據誤說以證杜注安知杜注之為確哉目台山今本作

目台亭非國人逆喪者皆鬻髮魯於是乎始鬻髮註杜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而巳註安正義鬻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鬻者始用鬻相弔也沈彤云正義所引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鬻而弔句

曰魯婦人之鬻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鬻而相弔知於是始鬻之正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筈皆所加于鬻之上者

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若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鬻也况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紒為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鬻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鬻露紒也用麻自

頊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為此康成麻鬻之制也衡素鬻杜從先鄭當以

後鄭說為正禮始遭喪男子祖括髮婦人鬻則魯婦人之鬻不自敗於臺駘始矣而

傳云於是乎始鬻是此鬻有異常故正義引檀弓為始用鬻相弔是也凡始云者後

以為常也杜云不能備凶服鬻而已然則敗於孤臺之後魯婦人唯鬻以終喪不復制喪服也豈其然乎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孤駘註杜臧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紒短小

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註杜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紒短小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註杜發子叔孫豹鄆

世子巫如晉註杜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註杜衛

其大夫公子壬夫註杜書名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註杜穆叔使鄆人

公至自會註杜無冬戍陳註杜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註杜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註杜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命

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註杜衡案此傳自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註杜王叔有

失奉使之義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杜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

于晉以成屬鄆

杜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安衡案巫無公事用私覲禮故曰覲

書曰

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杜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

杜壽越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

且請聽諸侯之好

杜更請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

吳且告會期

杜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

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

杜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

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杜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

共王於是不刑

杜陳之殺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

杜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杜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杜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及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

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杜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信成然後有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

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杜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信成然後有成功

安衡案晉以會吳徵諸侯盟于戚乃其餘事故經

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杜鄆近

侯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

杜亦逸書也允信也言

楚子囊為令尹

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杜改子辛所行而疾

討陳

杜疾急也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子囊伐陳

無之而後可

杜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

冬諸侯成陳

杜楚備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

杜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棗

宰庀家器為葬備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杜在阼階西鄉

宰庀家器為葬備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杜器備謂珍寶

杜釋文重如字又直龍反中井積德云無重謂什器各一事無副器備專指用器亦解重為重不謂珍寶矣珍寶在乎上文金玉中不當復言衡素釋文重又直龍反則陸私積可不謂忠乎累之義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

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杜華叔秋

葬杞桓公杜無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

如晉杜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杜書十二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杜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杜押親習也安衡案

通子蕩怒以子括華弱于朝杜子蕩樂轡也張子以貫其安衡案括城名也故貫其頸亦謂之括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括於朝難以勝兵杜司武司馬言其懦安陸

云勝猶當也堪也堪也讀若天歷已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衡案杜亦以勝為

堪云不足以為勝敵者說不堪任之意非訓勝為克也故下注云女亦當以不勝任見

逐亦亦華弱是杜以此勝為堪也注本不誤陸誤解杜注耳

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

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杜言我射女門亦當安衡案子罕非司武雖射其門

此言者以子罕善之如初杜言子罕雖見辱不安亦無不勝任之嫌而子蕩為

公也昔人滅鄆鄆恃賂也杜鄆有貢賦之賂在魯安衡案貢賦恐不可

也謂賂風沙衛之謀蓋鄆人亦嘗賂魯恃之杜恃之而慢魯故滅之安言賂下文萊恃謀

而不設備也傳此言賂下言謀各舉其一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杜平

年孤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杜鄆屬魯恃賂而慢魯魯不致力

魯晉責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始代父為卿見大國杜十一月齊侯滅

萊萊恃謀也杜賂風沙衛之謀杜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杜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杜甲寅埋之環城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傳於堞

杜堞女牆也埋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安

惠棟云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脩櫓轆輻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踊土

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衡案味傳傳於堞之語牧說為長

及杞桓公卒之月

杜

此年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杜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

兵來

安

惠士奇云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倞曰或曰正與子字子馬衡案解圍正與子蓋姓正名與子古人名字相配楊倞以子馬為正與子字是也二

年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各百匹蓋其謀也此時黜在下邑故率師與王湫救萊正與荀卿子所說合

齊師大敗之

杜

湫

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字獻萊宗器于襄宮

杜

無字桓子陳完女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

杜

遷萊于郕國

安

釋文遷于郕五兮反本或作遷萊于郕萊行字

高厚

崔杼定其田

杜

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杜

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

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

杜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安

衡案城費之役起於叔仲昭伯之諷而季氏之僭漸不可制夏又非

土功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昭伯之言以釋之言季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宿如衛八月螽

杜

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

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

杜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冕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郕

杜

實為子駟所弒以瘞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於郕也

所而死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安

衡案春秋書諸侯卒未有如此詳悉者且諸侯不

伯多行無禮於其臣又殺諫臣是必亦無道於其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經生名之蓋明其卒實為弒也凡會盟所以繼好討亂以安其民也鄭伯方如會弒於道路其

臣以瘞疾赴而諸侯為其所欺不能正其罪而討之何以會為經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曰卒於郕所以深貶諸侯也

陳侯逃歸

杜

楚

而歸

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杜

祀郊

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註杜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註安王列之云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

南遺為費宰。註杜費李氏邑 叔仲昭伯為隆正。註杜隆正主役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註杜傳言祿去公室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

公也。註杜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生，老公族穆子有癘疾。

將立之。註杜代厥為卿 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註杜詩言雖欲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註杜詩小雅言讓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註杜無忌穆子名起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杜靖安

正直為正。註杜正已心 正曲為直。註杜正人曲 參和為仁。註杜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杜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註杜韓厥致仕 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註杜為

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註杜緩報非 而尋孫桓子之盟。

寡君未嘗後衛君。註杜敵體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 穆叔曰：孫子必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註杜無忌穆子名起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杜靖安

正直為正。註杜正已心 正曲為直。註杜正人曲 參和為仁。註杜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杜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註杜韓厥致仕 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註杜為

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註杜緩報非 而尋孫桓子之盟。

寡君未嘗後衛君。註杜敵體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 穆叔曰：孫子必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註杜無忌穆子名起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杜靖安

正直為正。註杜正已心 正曲為直。註杜正人曲 參和為仁。註杜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杜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註杜韓厥致仕 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註杜為

左傳傳解

卷之二十四

十六

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杜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陸祭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無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詩鄭箋云委蛇自得

謂逆理從者謂順禮者耳衡而委蛇必折杜衡案公登亦登亦是自得變訓委蛇為自得之貌

橫則毀折故曰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杜諸侯鄭僖公之為天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杜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

亦不禮焉杜子豐穆杜及其元年朝于晉杜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

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杜傳言經所以不書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杜僖公杜陳人患楚杜楚圍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杜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楚人從之杜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杜鄆之杜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杜背君安衡案言懼

立公子黃陳侯逃歸杜鄆會所以以屬楚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杜無傳鄭人侵蔡獲蔡

公子燮杜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衛人邾人于邢丘杜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杜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

勻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杜晉悼復脩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群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

熙子侯子丁杜辟罪也加孫擊孫惡出奔衛杜二孫子狐之子庚寅鄭子

莊專得釋

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杜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

皆喜唯子產不順

杜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杜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安衡案翻宋經注本言上有何字非

五月甲辰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杜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

杜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杜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

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

杜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驍子展欲待晉

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驍子游子子展子罕子

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

多職競作羅

杜北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

安衡案北卜兆之辭所謂羅也

言不能左右如意也多與羅相韻其為辭辭

審矣子駟引之以證謀之多族民之多違耳

事滋無成

杜滋益也

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杜二竟晉楚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杜言信得

楚不

安衡案五會之信猶且背之雖楚救我亦將背之則兵亂日至子駟之謀不可用也

親我無成

杜晉親

是欲

杜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

不可從也

杜言子駟不可從

安王念孫云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為鄙邑故楚不可從不知待晉也衛案子駟云晉師至吾又從之故子展駁之言晉師至吾又從之是楚親我

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我是欲，勢之所必至，故楚不可從也。凡讀書當先求主意，所在乃如此。鄭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駁之，欲守信以保國，故小所以事大信也。以下以一信字貫之，檢上下文，又未見楚欲鄙鄭之意，故知鄙我。是欲子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師和睦，必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師。楚師

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舍之子。杖莫如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杜：衡案子展杖信其所見又極明且遠，而五子不從，終

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杜：詩小雅孔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行，遠謀是用，不得于道。杜：匪彼也行，遠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如匪

從楚，駟也，受其咎。杜：駟，子駟名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杜：伯駟，鄭大夫。

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杜：索，盡也。安陸祭云：既云悉，則不得重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杜：稱，舉也。焚我郊保。杜：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杜：馮，迫也。安

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杜：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杜：翦，盡也。安陸祭云：言其傾覆如被翦斷也。衡案：言翦斷之，以至傾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杜：夫人猶人入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杜：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

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杜：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

于寡君。杜：一个，獨使也。安陸祭云：言其傾覆如被翦斷也。衡案：言翦斷之，以至傾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我是欲，勢之所必至，故楚不可從也。凡讀書當先求主意，所在乃如此。鄭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駁之，欲守信以保國，故小所以事大信也。以下以一信字貫之，檢上下文，又未見楚欲鄙鄭之意，故知鄙我。是欲子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師和睦，必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師。楚師

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舍之子。杖莫如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杜：衡案子展杖信其所見又極明且遠，而五子不從，終

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杜：詩小雅孔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行，遠謀是用，不得于道。杜：匪彼也行，遠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如匪

從楚，駟也，受其咎。杜：駟，子駟名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杜：伯駟，鄭大夫。

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杜：索，盡也。安陸祭云：既云悉，則不得重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杜：稱，舉也。焚我郊保。杜：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杜：馮，迫也。安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杜：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杜：翦，盡也。安陸祭云：言其傾覆如被翦斷也。衡案：言翦斷之，以至傾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

左傳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十一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為明年晉伐鄭傳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杜謝公此春秋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

杜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與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

杜言誰敢安衡案梅實初尚在樹者七分既而在無復在樹者以喻經時之久故季武子曰誰敢哉言魯必速出師誰敢如梅實在樹者七分而後盡墜地之久也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

杜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杜遲速武子賦角

子

杜角子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杜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

宣子曰城濮之役

杜在魯二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杜藏之以示子孫

句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

杜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守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戊

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君子以為知禮

杜彤弓之義在晉君故句其孫也故云先君守官之嗣也

安衡案稱先君及其祖以答季武子勉己之意故君子以為知禮也

九年春宋災

杜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

氏薨

杜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

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杜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

正義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衡案政國政宋制右師為政樂喜賢特以司城為政下又有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之文故傳言此以見救火之令出於樂喜也

下文又云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則其所令亦發於火時非皆素戒也

使伯氏司里

杜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具正徒官庀其司庀武守庀府守之屬皆指其事而言則此司里亦指其事而言之

非官名也司主也里民居也使伯氏主帥里民以防其居故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

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巡丈城繕守備則因其帥里民使之無掌之耳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杜難徹

就塗 陳番揭具纒缶註杜 卷箕籠揭土輦註安 阮元云揭字石經初刻以手後

字正義云其字從手謂以土持物與番共文番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註安 改判以木案說文有揭字無揭

土之物是孔仲遠所據之本以手不從木必以為揭是揭非未可也 備水器

註杜 益譬 安 釋文驛戶暫反正義周禮凌人春始 量輕重註杜 所計入力 蓄水

澆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註杜 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註杜 起

則從其所 使華臣具正徒註杜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註安 正義言具正徒

趣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註杜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註安 司里所使隨正

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註杜 正

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保註安 衡案諸侯三鄉三隧隧在鄉外隧正其長也其職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註安 掌近郊之事猶周禮隧人之職耳比保亦當訓城

郊保障之人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註杜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

戊討左亦如之註杜 向戊 左師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註杜 樂造司寇註安

衡案謂之器則兼指桎梏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註杜 鉏吾大宰也

武守註杜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 使西鉏吾庀府守註杜 鉏吾大宰也

令司宮巷伯徹宮註杜 司宮奄臣巷伯寺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註杜 祝大祝

左右師也鄉正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註杜 祝宗人

鄉大夫享祀也 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註安 衡案天火曰災故杜

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註安 同之日月食以用牲

為非禮然詳考傳意于罕所為盡得禮意不宜獨以用馬祀盤庚為非禮蓋災雖出

於天不知火體所本則謂之災非日月食及水旱風蟲實從天起之類故古亦有

牲之禮其用馬者馬生於午稟火氣故用之積陰之地以禳火災盤庚遷

于亳鄭玄以亳為偃師偃師宋地蓋在其西郊故祀盤庚於西門之外也 晉侯問

於士弱註杜 弱士渥濁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註杜

問宋何故自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知天道將災 味為鷄火心為大火註杜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鷄火星昏在南

見則令民內 安 陸祭云此獨於鷄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說曰

火禁放火註安 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

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在止納也下文因宋故獨言大火耳劉用

熙曰食於心食於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政令非謂

死而配食也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以出納火故號味為鷄火號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星之分野，非配食也。下文又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夫祀大火，則必有配食之人。故漢書五行志云：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是也。但志以此傳食於味，食於心為配食，則失之不考。杜蓋襲其謬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註杜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註杜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註杜相土，契孫，高之祖也。始代商人，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註杜閼猶數也。商人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註杜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註杜宣子聘在八年，穆姜

薨於東宮。註杜大子宮也。穆姜淫，橋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註安陸榮云：劉禹錫稱董生

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

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者，以說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衡案：春秋內外傳言八者三，一即此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不變，筮法以少為卦主，則艮之八義易知也。其二在晉語曰：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蓋連山歸藏之法，遇卦曰：貞，貞如貞，貞女之貞，故謂不變為貞之卦。曰：悔，悔則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九四六五皆變，六二六三上六皆不變，是不變者皆八而無七，故云八也。韋昭據內傳，蠱之貞山，其悔風云：內為貞，外為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則何獨遺六二六三，其說不可通矣。又曰：得泰之八，下文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專依泰象而言之。則六爻皆不變矣。然則不唯陰得少陽，亦得少泰卦三陰三陽，其數又同，而必言八者，蓋陽動而陰靜，動者之變，乃是其常，靜者之變，則失其性。二易既以不變者占，尤貴陰不變，故不言。史曰：是謂艮之隨。

隨其出也。註杜史謂隨非，安而外說是有出東宮之象。史以卦象占之，故

君必速出，姜曰：亡。註杜亡猶無也。衡案：言無速出之事也。

元亨利貞，無咎。註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繫辭

云：爻言乎變者也。故一爻變多以變爻占之，二爻變以上，則以彖辭及遇卦之卦及內外卦之象占之。此五爻皆變，故史以內外卦之象占之。姜以彖辭占之，意各有取也。又案：周易以變者占，二易以不變者占，其意如相反。然試就此艮之隨而論之，不變者唯六二，艮六二爻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

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

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久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

而相隨正義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非吉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杜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杜姤淫之別名

倅頤喧云說文姤好方言娥嬈好也或謂之姤言棄位而徒姤好其貌不可謂貞衛

素夫人君薨自稱未亡人不復修容飾避嫌也穆姜自言棄位而姤是喜姤好其容

飾淫於他可知矣不言淫而言姤者羞不忍言也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傳言穆姜

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杜隨所官不易方杜宜也其士競於教杜命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

夫不失守杜其其士競於教杜命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

遷業杜四民衡案四者賤矣而各安杜韓厥老矣知營粟焉以為

政杜代將言其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舉其官不倫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偃將上軍

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少於中行偃而偃以自為賢讓之使居己上也下文韓起

少於欒黶而欒黶士勦上之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

義不明衡案上云范匄少於中行偃下承之云而上之又上文稱晉國之美曰其卿

讓於善此舉其事而實之偃讓匄而上之可知矣故上之不言中行偃非脫文也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勦上之使佐上軍杜欒黶將下軍勦佐之

安王引之云士勦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勦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

下軍將次於上軍法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

注

注

注

注

讓若士勤為下軍佐位不相宜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
 言少於士勤則不當有士勤二字衛案詳味傳文晉侯初擬欒黶佐上軍士勤將下
 軍韓起佐之二人皆賢起讓而上之故云欒黶士勤上之上句不言少於士勤者蓋
 起與勤年相若故不言勤耳上句既不言勤而欒黶讓讓而上起則不得不止之上
 舉二人之名而韓起初擬下軍佐又明矣左氏之文不可一字魏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註杜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註杜尊官相讓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註安衛案武城楚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註杜為十年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註杜鄭城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營士句門于鄭門註杜鄭城也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註杜梁師之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註杜二國從新軍
 行栗表道樹註安衛案鄭風東門之墀篇云東門

栗也踐茂也是鄭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
 東門有踐家室則猶速於門故斬其行栗以恢復道與

中軍註安釋文記音汎衛案記本或作汎汎
 東地註安音似水名亦在鄭然與汎自別

盛饒糧註杜餼乾歸老幼註杜示將
 居疾于虎牢註杜諸侯已取鄭虎牢

中肆眚圍鄭註杜肆緩也皆過也不書
 鄭人恐乃行成註杜與晉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註杜獻子
 也恐楚救鄭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敎楚人註杜敎罷
 吾三分

四軍註杜為三四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註杜來者
 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註杜晉各一動而楚
 猶愈於戰註杜勝聚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
 為務衛案暴骨二句申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苦戰勢必至暴骨以逞不若使楚疲不
 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與之爭也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之制也杜艾息也言當安衡業艾艾也故列申訓絕又訓止此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杜鄭服故將

盟鄭六卿公子駟杜子駟杜公子發杜子國杜公子嘉杜子孔杜公孫

輒杜子耳杜公孫蕞杜子蟪杜公孫舍之杜子展杜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杜門子卿杜晉士莊子為載書杜莊子士毅杜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杜如違

公子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杜介猶杜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杜謂以兵亂之杜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杜墊隘猶委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杜亦如杜荀偃曰改載書杜子駟亦以所言載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杜要誓以杜告神杜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

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

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杜三門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杜安杜衡索晉三分四軍者假令中軍

軍下軍伐鄭亦如之是晉二軍常休而楚師疲於奔命杜安杜衡索晉三分四軍者假令中軍

侵鄭杜以長歷參按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伐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

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

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

庚亥始攻攻鄭五日凡十五日鄭固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陔杜陰

陔濟杜安杜衡索上門門各五日注云晉三分其軍各攻二門此注云晉人三分番四軍

諸門並攻則城兵力分又艱應援若更攻一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力不分何苦

之有杜伐吳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知兵者而為此迂解者欲以成此年無閏月之

左傳卷之十四

說而掩長

次于陰口而還

杜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

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杜傳言子展

安衡案若敗晉師其怨益深後欲

成不可得焉子展有遠慮故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子展勸與之平其意可見矣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杜沙隨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杜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杜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

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杜裸謂灌鬯酒也

以

金石之樂節之

杜以鐘磬為舉動之節

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安正義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

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衛索廟祧之說正義盡之矣蓋廟祧相對則遠廟為祧散則廟亦可稱祧而後儒啾啾互相辨駁今皆不取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杜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假鐘磬焉禮也楚子

伐鄭

杜與晉成故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

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杜質主

正義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陸祭云質實也哀十一年傳先主與吳王有質注質盟信也衛索質謂質諸鬼神言陽與

之盟而心不質諸鬼神故神弗臨也一說唯有其文而無質實亦通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

杜瑞符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

杜神臨

明神不蠲要盟

杜蠲絜也

背之可也乃

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杜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楚莊夫人

卒

杜共王母

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杜輸盡

安傳遜云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

杜施恩惠舍勞役

安衡案施讀為弛復也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杜散在

所居而貸之也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亦無困

人註杜不賈公無禁利註杜與民亦無貪民註杜禮讓祈以幣更註杜不

賓以特牲註杜務崇器用不作註杜因仍車服從給註杜足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註杜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

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註杜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

釋文祖莊加反惠棟云祖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

理也索京相璠云祖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

偃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祖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譌或以

昭六年注祖鄭地當之其說更誤齊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

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邈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

有祖水即此祖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祖即近偃陽之地既會於祖即滅偃

陽耳衛索傳齊高厚相大子光以會諸侯于鍾離正義祖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

南昭四年傳吳伐楚入棘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相與鍾離近故杜以為楚地然

此時楚雖強其勢未甚張非昭四年之比齊云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註杜

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註杜無楚公子貞鄭公孫輒

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註杜荀彘不書秋莒人伐我東

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註杜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冬盜殺鄭公子騫公子

發公孫輒註杜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成鄭虎牢註杜

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註杜無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註杜壽夢吳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註杜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

高固子也癸丑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註杜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註杜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夏四月戊午會于相註杜經書春書始行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

也戊午月一日也

封宋向戌焉

杜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彘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杜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董如役

杜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杜門開故改

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

縣東南莖城是也言此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正義服虔云扶掖也謂以木掇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衡案門者下屬殊少意味杜

狄虎彌達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杜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杜百人為隊

孟獻子曰詩

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杜詩邶風也

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謀而絕之

杜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杜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於

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帶其斷以拘於軍三日

杜以示勇

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彘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杜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

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杜班還

知伯怒

杜知伯荀彘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杜出偃句之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杜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

女違

杜既成改之為亂命

我命是以勉強從之不致違女所請也

女既勤君

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杜無武功

可執守也

又欲施延其罪於余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謂偃句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杜不任受女此責

曰不克必爾乎取之

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

杜四月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杜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

杜八月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

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諸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杜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營辭註杜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註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

享君不亦可乎？註杜言俱天舞師題以旌夏註杜師帥也旌夏大旌也以宋以桑林

阮元云宋本淳熙本師樂師也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見註杜崇見於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註杜奔走還荀營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註杜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註杜言自當加晉

侯有間註杜間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註杜諱俘中國

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註杜霍晉邑內史

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亦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註杜言二父以力相尚子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註杜

不成圍而晉曷營伐秦，報其侵也註杜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

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

子駟曰：國病矣註杜師數出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註杜兼

受楚之勅命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註杜繇兆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註杜蒯孫林秋七月

左傳得舉

卷之十四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曷營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

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

子駟曰國病矣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杜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安衡案傳言伐而不言禦而敘之孫蒯獲皇

耳之下蓋魯懼而不出故恥而諱之耳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杜蕭宋邑

九月子耳侵宋

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杜競爭也

安陸祭云宣元年傳不競於楚注

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大甚耳衡案注是也宣元年傳亦當訓爭競陸說未是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

杜周謂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杜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管人

問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杜諸侯有事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

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杜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安衡案世子未誓於王執幣帛繼子男之後晉悼方脩霸業喜光媚已輒廢先王之禮令光列滕侯上失禮之大者也故經直書以貶之而傳詳載其事以釋之

已酉師于牛首

杜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

杜禦牛首師也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

杜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

爾車非禮也

杜言女車猶多過制

遂弗使獻

杜不使獻

初子駟為田洫

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故五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故五

於是子

駟當國

杜攝君事也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

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杜宮公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

杜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杜子西公孫

戶而追盜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杜千五百七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蟠帥國

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翮

杜千五百七

為門者

厄群司

杜具眾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左傳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司齊奔宋註杜尉翽尉止子子孔當國註杜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註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註杜子孔欲誅子產止

之請為之焚書註杜既生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

不亦難乎註杜至治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眾子得所欲註杜欲為眾亦得安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乃焚書於

倉門之外眾而後定註杜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

城梧及制註杜欲以福鄭也不書城魯註安衡素虎牢即成皋漢楚相持於成皋

鄭地也言將歸焉註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註杜還號也陽陵註安釋文還本亦作環戶關反惠棟云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

註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

皆與註杜武子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註杜潁水出城陽子矯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註杜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亦退註杜從猶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註杜去之志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註杜

宵涉潁與楚人盟註杜夜渡長欒黶欲伐鄭師註杜伐涉荀營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命註杜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

命註杜勝負難要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註杜

楚人亦還註杜鄭服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註杜二子主王右

伯輿註杜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註杜欲奔殺史

王專得註杜也卷之十四 廿一

狡以說焉

杜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杜

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叔與伯與訟焉

杜爭曲

王叔之宰

杜宰家

與伯與之大夫瑕禽

杜瑕禽伯與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箠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杜竈

柴門閭竈戶穿壁為戶上銃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安釋文閨音圭本亦作圭惠棟云說文引云箠門旁竈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玉篇亦引作竈竈與竇同音同物

備具

杜林堯叟云牲儀牲用器用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

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安正義禮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諸言

駢旄是赤牛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陸榮云駢赤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蹄生毛爾雅犛牛郭璞注曰旄牛也衡案旄毛通駢旄謂赤毛之牛必言旄者以足句耳旄牛與牛異未聞用之

盟又未聞盟用二牲陸說非注皆字疑當作亦

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閭

杜言我若貧賤何能求東使王

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杜言我若貧賤何能求東使王

安衡

底本或作底非今從石經宋本岳本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杜隨財

而刑放於

寵

杜寵臣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杜師旅之長皆受賂

安衡案放如隱居放言之放置也言寵臣有罪刑置而不用焉

杜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吾能無箠門閭竇乎

杜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杜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杜衡案下卑也謂卑賤王叔之宰說伯與為箠門主竇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杜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尊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與

合要

杜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杜要契

安衡案周禮卿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注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疏要劾實也契券也猶言證言使二人合所相罪狀劾實之辭瑕禽詰其證而王叔之宰不能答故云不能舉其契

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杜代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卜郊

左傳集解

卷之十四

十一

不從乃不郊杜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晉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世

光至復在晉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杜亳城鄭地伐鄭而書

至自伐鄭杜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晉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晉尊光會子蕭

魚杜鄭服而諸侯公至自會杜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人良

賈杜良賈公孫報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杜征賦稅也三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

屬之

憂不杜顧炎武云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三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

能杜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

已預見之矣衛案杜謂季氏時為魯國之政故以政為霸者之政令今案季文子以

五年卒季武子年少未即代父為政蓋此時叔孫為政故季孫欲作三軍先請穆子

也且三家各征其軍則霸者之政均及三家而穆子乃曰政將及子若己不與者是

政非霸者之政令也顧說可從子必不能者言子將為政增二軍之賦而致三軍之

貢必不能給也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杜穆子知季氏將乃盟諸

僖闕杜僖宮詛諸五父之衢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正月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分公室鄉無役則征之其貨入公今

三家各有其一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食於三家矣今知

不然者哀公之時公室益衰然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三鄉三隧及公邑之田

猶為魯侯之有矣凡傳言公室奪室遺室者杜壞其軍乘分三子各毀其乘

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

倍征杜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使半為臣

注傳詳釋

卷之十四

若子若策

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

叔孫氏使盡為臣

杜盡取其子弟

以其父 安 正義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子弟歸公 註 半焉顧炎武云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衡案此與昭五年傳同出於一人之手所記不容有異注疏依被傳以解此傳是也但不解傳所以言半言盡故後儒多疑之今詳傳意三家三公各私一鄉之賦而已未敢奪其地父兄一家之長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皆其所有地既屬公則田宅之主固當屬公故雖季氏之專不以役邑入者特倍征之而已不能強使臣已此事在當時甚明言使半為臣為子弟之半可知也故傳又申之曰若子若弟若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是中也一家而取其半矣則叔孫氏使盡為臣并父兄子弟臣之其專甚於季氏倍征不以役邑入者矣此又何說也邵顧諸人不知取昭五年傳以解此傳其謬勿論耳杜雖知之未言半言盡亦未免隔靴搔痒也又案昭五年傳先序叔孫此先序孟孫者三家之中獻子最賢又不與三分之謀以季孫所為過甚故取四分之一叔孫見之不取同季孫亦不能知孟孫所為故取季孟之間而處之傳隨其事先後序之而三家心術自見故先序孟孫也昭五年傳則先序叔孫於文便故先序叔孫也 杜不然不舎 杜軍分氏不如是則三家不舎其故而 安 傳遜云不然不舎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故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也 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則二氏督責其民不捨免之也不入者倍征結李氏之事不然不舎結叔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

本言或以為三家之本謀不知若是盟詛本謀三家所為必同今叔孫半於季孫孟孫又半於叔孫以此相謀盟詛二氏豈肯從之乎故知其與不入者倍征對言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

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杜幾近 楚 楚弱於晉

晉不吾疾也

杜疾急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杜幾近 楚 楚弱於晉

杜言當作何計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杜固與

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

杜使守疆場

之吏侵犯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

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

重賂晉師乃免矣

杜言如此乃免 杜於晉楚之難

夏鄭子展侵宋 杜欲以致

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杜傳齊大

子光所以序晉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

杜許之舊國 鄭 鄭新邑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杜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右還次于瑣

杜北行而西為右還瑣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

杜觀亦也

西濟于濟隧

杜濟隧水名鄭入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杜亳衛也

亦作京說詳于經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杜慎敬威儀謹辭令

諸侯道敝而無

成能無貳乎

杜數伐鄭皆罷於道路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

杜蕘積年穀

而毋壅利

杜專山川之利毋保姦

杜藏罪人毋留慝

杜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驛王室

杜驛助也

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杜二司安天神

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

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衛案問祀也

群神群祀

杜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

杜先王諸侯

七姓十二國之祖

杜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

姓皆己姓祀如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正義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

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衛案杜謂先王先公即七姓十二國之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今案傳文簡潔其詳言者必有為而言之此特舉神

明神殛之

杜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

杜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

杜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

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杜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杜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

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

杜衛案綏安也安居不動或曰綏退也與下文攝威相復非也

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

杜安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及王念孫云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攝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攝使人懼亦謂之攝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荆軻

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杜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

義

卷之十四

十四

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讒安 衡案生民之害唯戰為甚兵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奠為介故不書註 交通使或容和平罷戰故聖

人設此禮以冀蘇斯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註 民豈止示整而已哉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註 不書安 衡案諸侯皆在焉而晉獨與鄭盟又各使大夫與彼君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註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不告註 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在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之後今在其前者後人依

魚註 杜經書秋安 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在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之後今在其前者後人依

公穀經誤錯之耳自秋至冬經歷序諸侯之事不復書時月非衰敗所關也秦人上始言冬者既與上異事晉人又必來告故言冬以其四時耳註 庚辰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註 杜不備也註 禁侵掠晉侯使叔貽告于諸

侯註 杜叔貽叔向也告諸侯亦使叔鄭囚註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

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註 杜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

人德義如是註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註 杜懼觸師觸皆樂師名註 廣車軌

不敢不承命註 車淳十五乘申兵備註 杜廣車軌車皆兵也註 正義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

射禮數射算二算為淳註 凡兵車百乘註 杜他兵車及廣車百乘者更合言軌廣或軌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軌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

增軌廣共為百乘耳臧禮堂云杜訓淳為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

車七十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軌也衡案廣軌異名則淳十五乘皆三十

乘合為六十乘正義為軌廣各十五乘失淳字義非也凡如凡帶之凡凡兵車謂常

兵車上有廣軌故稱凡兵車以別註 歌鐘二肆註 杜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

之耳百乘軌廣之外別有百乘註 小晉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

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衡案縣必有編鐘編磬傳云二肆則有編磬可知矣傳

言歌鐘者舉重而言之以便文耳杜以此言鐘下言磬謂此有鐘無磬不知及其

傳言二肆故省磬以便文下磬連鐘言之鐘大鐘則磬亦大磬非編磬也註 及其

鐘磬註 杜鐘磬皆樂器註 安鐘二肆故曰其女樂二八註 杜十六人註 安謂鄭聲註 晉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註 杜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註 杜諧亦和也註 安釋文九合諸

年會桓又伐鄭成虎宋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註 請與子樂之註 杜此

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隱君

左傳傳釋 卷之十四 七二

之靈也

註杜 衡案靈之為言威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註杜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

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註安 衡案足利本淳熙本閩本音作只與詩合只助語字樂只謂其心和樂作音者同音假借注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則杜

本作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註杜 攸所也

註安 衡案同

便蕃左右亦是師

從

註杜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夫樂以安德

註杜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註杜 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

註杜 行教

信以守之

註杜 守所行

仁以厲之

註杜 厲風俗

四之字並指德而言不義不能以處德非禮不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樂其本也故下結之曰所謂樂也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註杜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曰居安思危

註杜 逸

註安 惠棟云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

通思備於遠思近於危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註杜 規正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我

註杜 待遇

不能濟河

註杜 渡河南

註安 衡案待備

不我彼必來侵無他兵以備禦之終不能渡河以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註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註杜 夫有禮大

功則安

陸彛云禮無大夫有功則賜樂之文杜順傳為說耳衡案傳言禮則古必賜樂有是禮蓋當時卿大夫奢僭無度或不待君命而用金石之樂者唯絳

辭不得命而後用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註杜 庶長秦魯

鄭己屬晉

馬宗璉云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軍將也所將皆庶

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註杜 從輔氏渡河

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註杜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註杜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帥師救台遂入郟

註杜 郟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

卒

註杜 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杜入郟

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謝前年伐鄭師

子壽夢卒杜子壽夢吳安錢大昕云經言乘傳言壽夢乘壽皆商音當讀如曉

臨於周廟禮也杜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杜於周廟故下引異姓以下以明之吳雖始通不告則不臨安得以始通為禮哉

同姓於宗廟杜所出王同宗於祖廟杜始封君同族於禰

為諸姬臨於周廟杜諸姬同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

以報晉之取鄭也杜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

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

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不敢譽亦不敢妾婦之子若而人杜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正義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杜陰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杜士魴聘在此年夏嫁君臣不敵

秦嬴歸于楚杜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杜子庚莊王子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皆自巳稱之且若父之姊其年已長天子求后而以此對之非人情也樊說恐非

非稱謂之道竊謂姑而年長於己謂之姑姊年少於己謂之姊妹如此則姑姊妹皆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姊為姑姊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入火而救兄子謂為

父姊為姑姊也衡案如樊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者以為一人之稱恐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左傳輯釋卷十四終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七日出版御届
全 十七年三月 出板

東京府下芝區片門前町三丁目拾四番地

訓點人 石川 鴻 齋

全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出版人 山中 市兵衛

山中 出版舎

